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廊坊文史资料

(第一辑)

廊坊市政协学习文史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廊坊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廊坊市委
学习文史工作委员会编

廊坊胶印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5.7印张 128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廊文出准字(1989)第11号

序 言

市政协成立以后，经过半年时间的准备，现在《廊坊文史资料》第一辑和读者见面了。

文史资料工作做为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征集整理编印近现代史料的任务。三十年前，周恩来同志召开政协六十岁以上老人茶话会，号召大家把中国社会大变动时期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给后人。《廊坊文史资料》第一辑的出版，为我市开展这一有益今人、惠及子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工作，发展具有统一战线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创建了良好的开端。

政协文史资料有别于党史和地方史、志。它坚持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本着“存真求实”的原则，着重征集编印社会各界人士撰写的亲历亲见亲闻的原始资料，因而稿源丰富，史料价值高。辑入《廊坊文史资料》第一辑的资料，多属军政史部类。编选中注意体现“三亲”、统战特点和廊坊的地方特色。在历史事件方面，不仅辑入了发生在我市境内的庚子义和团廊坊大捷、廊坊抗战、安平事件的资料，也选入了各界知情者关于塘沽协定、芦沟桥抗战、重庆号起义的回忆；在历史人物方面，辑入的多是原籍我市境内人物的资料，如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张绍曾，曾任国民党政府河南、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以及军政界要人邓哲熙、商震，还有回忆原国民党空军烈士任云阁抗战事迹的资料等。这些资料的辑印出版，对于团结联系各界爱国人士，帮助人们了解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奋斗历史，认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建设四化的积极性，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时期。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应该继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深入挖掘军政史部类资料和抓

紧抢救建国前“三亲”资料的同时,进一步加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史料和民族宗教史料的征集和研究,努力开拓建国后四十年文史资料征集的新领域,积极开展与港澳台及海外文史资料的征集和交流,更多地征集编印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借鉴作用、有助于对人们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资料,为振兴中华、建设繁荣昌盛的新廊坊作出更大贡献。

《廊坊文史资料》第一辑在征集编印过程中,承蒙各级政协鼎力相助,各级政协委员、各界人士、广大文史爱好者积极撰稿,各级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单位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我们热切希望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继续对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予以关心和帮助,热切希望各级政协委员、社会各界人士、广大文史爱好者继续撰写和寄送有关文稿。

我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刚刚起步,经验不足,《廊坊文史资料》第一辑的编选、审核、文字整理等方面,可能存有疏漏或错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指正。

政协廊坊市委委员会主席 李振洲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目 录

序言·····	李振洲 (1)
庚子廊坊大捷·····	王树松 (1)
廊坊抗战纪实·····	崔振伦 (5)
激战廊坊车站·····	邢炳南 (20)
安平事件始末·····	尹俊如 (23)
张绍曾传略·····	顾恒敬 (34)
邓哲熙事略·····	李印刚 (77)
韩复榘从军记 附军旅年谱·····	刘振邦 (91)
商震先生生活琐记·····	靳荣萼 (99)
商震祖籍初探·····	顾恒敬 (103)
回忆先父任云阁烈士·····	任文璞 (107)
伪满“宫内府”见闻·····	沈继忠 (112)
塘沽协定亲历记·····	张熙光 (116)
“七·七”芦沟桥事变回忆·····	谷叔良 (119)
忆重庆号起义·····	王宝林 (123)
雪鸿片羽·····	万福增 (135)
徐树铮在廊坊车站之死·····	蔡世英 (148)
“一二·九”运动平津学生宣传团在固安·····	张耀冬 (152)
我所知道的胡适先生·····	刘椿年 (158)

庚子廊坊大捷

王树松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促使国内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激起了中国人民强大的爱国热忱，经过长期酝酿，群众性的反帝组织逐渐发展壮大。具有广泛群众性的“义和团”反帝斗争组织，如雨后春笋，遍及中原一带，逐步取代了反清秘密结社的团体。自1898年11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蒋家庄（今河北威县）竖起“助清灭洋”旗帜后，1900年春，清朝封建统治的中心，京、津、保一带也“纠众树党，设坛焚香，习拳舞棒”（见《义和团》第2册，第163页），闹起了义和团，形成了一个新的斗争中心。以曹福田等为首领，团民发展至两万余人，提出“练习义和神拳，保护中华，驱逐洋寇，以免生灵涂炭”（见佚名：《拳时上谕》附录：《杂录》，第117页）的口号。一时间，天津以北，北京以南的廊坊一带“神坛林立，业冶铁者，家家铸刀，丁丁之声，日夜相继”（见罗惇融：《拳变余闻》，《庚子国变记》，第26页），“以焚烧教堂，杀洋人为事”（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7—158页）的义和团民众，成为一支十分活跃的反帝力量。当时，廊坊附近多以“红灯照”组织出现，先后扩展150多个村子，数逾万人。以郭大翠、张成芸、郭凤花等人为主，自行立坛，竖旗灭洋，带头组成了义和团。此时，“扶清灭洋”的口号，已广泛地写在义和团的旗帜上，成为义和团的行动纲领。这口号中的“扶清”并非所指清王朝，而是代表中国，原意是指“扶保中国，消灭洋人”的意思。这与义和团后期提出的“扶保中华，逐去外洋”的口号是类同的。

1900年5月间，义和团在京、津一带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清军士兵激于民族大义开始同情并参加义和团。各国驻华公使眼看清

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形势，总理衙门再也“无法说服朝廷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见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27页），便策划直接出兵干涉，并在5月28日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正式议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其实，帝国主义列强们共同的目标是占领北京，故，互相勾结，在“保护使馆”的幌子下，肆意进犯北京。5月30日至6月2日，各国侵略军400多人，以保护使馆为名，陆续由天津乘火车开到北京。

面对联军的武装入侵，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对“和”与“战”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意见。一是以光绪统治集团为主，认为无力与八国同时开战，主张全力镇压义和团；一是把持朝政的端王载漪、刚毅、那桐等顽固大臣，由于在“废立”问题上和帝国主义有矛盾，坚决主张利用义和团与列强对抗。慈禧此时举棋不定，时而要官兵对义和团“严行查办，务净根株”（见中华书局第三次修定本《中国近代史》，第317页），时而严令清军“毋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

（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16页）。6月16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再次宣布暂时停止镇压义和团，如果外国继续进兵，就不惜开战。会后，慈禧又根据各国公使的要求，派荣禄的武卫军和董福祥的甘军严密保护使馆，幻想以此换取外国停止进兵。与此同时，廊坊南北即京津之间的义和团和部分清军激于民族义愤，在津北杨村，京南黄村以廊坊为主战场，同八国联军展开了历史上著名的廊坊阻击战。

1900年6月10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国拼凑2064名官兵组成联军，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的率领下，乘火车由天津向北京进犯。这天一早，西摩尔勒令裕禄准备火车，他亲自率这批洋兵携带数门大炮，分两批从天津出发。当义和团得悉大队洋兵将乘火车入京时，随即拆毁铁轨数处，以阻止联军行进。由于义和团沿途拆除铁轨，不断进行拦截，西摩尔只得率军抢修铁路。11日晚间，联军正在落堡（距廊坊三十华里）车站附近抢修铁轨时，突然，大队义和团团民手持长矛大刀，从铁路北侧的远处蜂拥而至，联

军当即开枪射击。这一队义和团团民中，大多数是青少年，他们自信枪炮不入，所以胆量极壮，即与洋兵展开了白刃战。义和团的一位头目奋勇当先，将洋兵的大旗夺到手中，当即被枪击中倒地，仍然紧握联军旗子不肯松手。义和团民众义愤填膺，英勇地肉搏冲锋，前仆后继。正在杀得难解难分，联军堪堪不及之际，后队美国兵赶到，在铁路两旁架起了大炮。这时，双方交战的联军将义和团诱至大炮的射程之内，美国兵一齐开炮轰击。在入侵者的新式火器屠杀下，中国人民的优秀子弟有六十多人（见翦伯赞：《中国现代史》，第325页）付出了最可宝贵的生命。

12日，西摩尔命令部分联军继续留驻落堡车站抢修铁路，其余大部向廊坊车站窜犯。13日晚间，大队联军进至廊坊车站。14日晚上，西摩尔带领部分洋兵刚刚到达廊坊火车站，义和团三百多人随即将其包围。义和团“奋不顾身，直逼火车站，持矛猛触；洋兵急发枪，杀百余人”（见李林：《拳祸记》，第84页），义和团在枪弹危逼下，只好暂时撤退。而当时车站上有五名意大利士兵被刺死。西摩尔还没稳住神，又接到留驻落堡车站的洋兵陷入义和团的包围之中，情况危殆的消息。西摩尔急忙派出一列火车载运大炮回兵往救。经过一阵密集的大炮轰击，有百余名义和团团民被打死，才解落堡之围。

从天津乘火车到北京，其实只需两三个钟头就可以到达，西摩尔万万没有料到屡遭义和团的顽强阻击，花了5天时间，却依然滞留在廊坊车站不能继续前进。自15日起，联军所携食物等都已用完，就跑到附近的村子抢老百姓的猪羊和米面。西摩尔派出一列火车开回天津，想搬运更多的食物和弹药，可杨村一段的铁路已被义和团彻底拆毁，火车只能停在杨村不能开动。西摩尔及所率联军在廊坊车站惶惶不可终日。

18日，义和团大队人马联合了董福祥所率甘军共二千余人，向廊坊车站发动猛攻。义和团在这次战斗中，因为有甘军新式枪械之助，更是异常英勇。从下午2时战到4时，足足厮杀了两个钟头，洋

兵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被义和团打死50多人，西摩尔只好率残部逃奔杨村车站。当天晚上，西摩尔在杨村还没站稳脚跟，又被当地义和团和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团团围住，一阵厮杀，联军又被打死打伤近40人。西摩尔哀叹：“进京之路，水陆俱穷，唯回津之计可行”（见《拳祸记》上册，第85页）。19日，西摩尔率联军沿北运河向天津撤退，沿途不断遭到义和团的袭击。20日清晨，联军迅速撤退，他们掠来四只大型民船和两只小舢舨，用以载运伤兵和弹药，其余辎重只好全部遗弃顾命而逃。到22日，西摩尔才到达天津西沽，占据军械局。25日，二千多名俄、英侵略军到达西沽，把西摩尔的这批残兵败将接回天津租界。在廊坊这场出色的阻击战中，中国军民打死联军洋兵六十二人，打伤二百二十八人（见中华书局第三次修订本《中国近代史》第300—301页）。义和团英勇抗击外国侵略者，彻底粉碎了西摩尔联军进犯北京的计划。

义和团在廊坊抗击八国联军这出色的一役，不仅阻止了洋兵更多地进入北京，而且也大大地坚定了天津人民的抗敌决心，从而使得天津和北京没能遽然陷入帝国主义列强手中。尽管列强策划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俄国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两次邀集各国驻华海军将领到俄舰开会，密谋侵占大沽炮台，作为大举进攻中国的滩头阵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但是，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这一震惊中外的廊坊大捷史实，永传佳话。

廊坊抗战纪实

崔振伦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开始的廊坊抗日战争，虽然规模不大，但对卢沟桥保卫战的全局关系非常重要。对天津方面的敌人，起了很大的钳制和阻止作用。廊坊战斗，我是组织者和执行者之一，当时驻防廊坊一带的是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旅二二六团，我是这个团的团长。

一、七七事变前敌我的形势和动态

（一）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的情况

1. 军事部署

第三十八师师部、第一一四旅旅部和第二二七团、第一一三旅的二二五团、师部特务连驻南苑；骑兵营驻团河；第一一二旅旅部和第二二三团、第二二四团驻防大沽、小站、葛沽一带；第一一三旅旅部、第二二六团分驻武清县城关、杨村、河西务，主力在廊坊；第一一四旅第二二八团驻天津附近韩柳墅，其第三营担任天津市政府的警卫；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部及其第一团、第二团分驻马厂、青县一带；独立第三十九旅驻北平东北郊。

2. 建制和团以上官长姓名

师长张自忠、副师长李文田、田锡町、参谋长张克侠（后改任翟紫封）；第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第二二三团团长李金镇、第二二四团团长张宗衡；第一一三旅旅长刘振三、参谋长李树人、副旅长梅贯一、第二二五团团长张文海、第二二六团团长崔振伦；第一一

四旅旅长董升堂、第二二七团团团长杨干三、第二二八团团团长刘文修；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李志远、第一团团团长朱春芳、第二团团团长马福荣；特务团团团长安克敏。（独立第三十九旅是新建单位，对其官长姓名还不熟悉，无从谈起。）

3. 编制和武器装备

第三十八师有三个正规旅。每旅两个团和一个特务连。每团三个营及迫击炮、重机枪各一连。每营四个连。每连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每班十四人。师部有个特务团，分骑兵营、手枪营、工兵营、炮兵营及高射炮、平射炮各一连。除这些部队外，还有两个独立旅，即第二十六旅和第三十九旅。

宋哲元从长城抗战失败后即回察哈尔，冀察政委会成立后就控制着平津两市，在装配上有新改变，利用大沽造船厂制造了一部分轻武器，也从德国、捷克购买些武器。如每团配备八二迫击炮四门、捷克造重机枪四挺。每连配备捷克式或大沽造轻机枪六挺、掷弹筒四个（以后改为连的小炮排）。每个战斗列兵发捷克式步枪一支，刺刀一把，木柄手榴弹四个。连长发手枪一支，排长是冲锋枪或手枪、步枪不等。通讯器材、骡马、军需用品，均有所改善。

4. 训练教育

第三十八师（连同整个第二十九军在内）在长城抗战失败后得到三、四年的休整机会，在装备补充上有些改善，但在训练教育上，基本上还是旧西北军的老样。

这个师的教育训练，可分为术科训练和学科训练。术科方面：

（1）操场训练。不外各种步法、各种队形的变换以及器械体操等。（2）野外演习。即攻防追退，都是老一套的办法。学科方面一是军事书本，如步兵操典、野外勤务等普通军事常识；二是精神讲话。由连排长或营团副集中讲一讲，内容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每逢国耻日，馒头上印上“勿忘国耻”四个字，或者让官兵都躺在铺上凝视天棚，不吃饭，想一想，以示不忘国耻。有伙食节余的团营就买几头活猪，拉到操场上用黄纸糊在猪身上，写上“日本帝国

主义”，让各连队向猪做冲锋动作。哪个连队刺死了猪，哪个连队就抬走吃了。吃饭时唱吃饭歌：“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帝国主义，国民之敌；为国为民，我辈天职。”在抗日时期，歌的第三句改为“日本军阀，国民之敌……”没有正规的政治工作制度，也没有政工人员。

（二） 敌人方面的情况

敌人在天津方面的东局子、海光寺、飞机场均驻有驻屯军，北平以南之丰台等处均有日军兵营。日军采取各种形式增加驻兵，如通过换防多来少走，逐渐增兵。从卢沟桥战争爆发至廊坊战事之前，光北平一带增加的兵力（经我们监视哨统计）就有三个联队和一些特种兵。其次是作野外军事演习，以北平或我军驻地为假想敌，进行攻击演习。开始时，我军还有所戒备；时间久了，习以为常，也就麻痹了。再次是政治拉拢，诱骗第二十九军投降：第一步，要第二十九军脱离国民党独立；第二步，让宋哲元搞华北伪政权。宋哲元既不愿投敌，又不愿断然拒绝，只是采取拖延、苟全的办法，接受了日军向第二十九军和冀察政委会派遣顾问的要求。日军事顾问只是在军部和师部活动，旅团均没有日本顾问。

第三十八师有个日本顾问叫樱井。在一九三七年春天，这个樱井由副师长李文田陪同来到廊坊。这时旅长刘振三因公外出未回，只有参谋长李树人和我负责接待。我们感觉很为难，怕说错了话担过。当时在旅部找了一位录事充翻译。一天上午，副师长李文田陪同樱井去操场检阅部队。当然是副师长检阅，并非日本顾问来检阅，一切操场仪式礼节都是向着副师长的。可是副师长穿的不是军服，而是长袍马褂，显得不象样子。事后才知道，因为副师长与樱井军衔悬殊，怕不好看，不便着军服。樱井在部队面前讲了话，大意是说：“中日同种同文，应该睦邻亲善，共同防共，对付欧美各国……。”

二、卢沟桥打响后廊坊方面的情况

第二十九军的领导层受了不抵抗主义的影响，又从反面接受了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失败的教训，对抗战胜利失去信心。为了保住平津的地盘和自己的实力，对日本侵略军始终抱有幻想。卢沟桥已经打起来了，还认为是地方事件，就地谈判解决。和敌人订的临时协定中有“如有日军列车过往，不经廊坊驻军许可不准放行”，来往列车得向廊坊情报站通知。可是日军向北平增兵，始终没有利用铁路运输，而是从天津徒步行军开向前方。由于敌人的兵力尚没有大批增援上来，所以才集中力量在卢沟桥作战，对廊坊方面暂不进攻。因此，七月七日卢沟桥打响了，廊坊无战事。直到七月二十五日，敌人才向廊坊进攻。

在卢沟桥战争未爆发前，第二十九军虽然处在三面被敌包围之中，但几年以来都是和平练兵，思想上既没有高度的警惕，在行动上也没有相当的备战措施。七月七日到二十五日廊坊打响，仅十几天的时间，才做了些简单的备战工作，构筑了简单的工事，把随军家属送回各自的原籍或转移他处。

（一） 部署情况

第一一三旅旅部、第二二六团团部和特务连驻在廊坊铁路以南，与商民杂居在一起。第一营驻在车站东端的侍卫府（俗称石灰坞）；第二营驻在武清县城关，其第五连驻在杨村；第三营驻在铁路以北的营房内，其第十二连驻在河西务；团的迫击炮连驻在铁路北的一个货栈内；机关枪连驻在车站北的一个小村子内。廊坊地势平坦，满地庄稼，枣树很多，沙土地，平顶房，没有大的建筑物，仅有当年德军占领时建筑的两幢西式楼房，面积六千平方米，土围墙。新建平房三列，每列能住一个连队。

廊坊仅有些中小型的商业和摊贩，多半都在路南。路北有三四

条窄短街道，有几家摊贩、饭店和客栈，除了驻军和安次县的公安局派出所外，就是商会及一所小学校。

（二） 备战情形

卢沟桥打响后，团的措施是：

1. 首先把随军眷属限期送走；
2. 团部移住路北，便于指挥作战；
3. 构筑防御工事；

4. 在万庄车站、落堡车站及廊坊车站两端布置便衣队，必要时准备拆除铁路（这批便衣队都经铁路工人传授了扒路的技术，并携带着扒路工具，一二分钟能拆掉一节铁轨）；

5. 把车站和街市隔离开，各街口都用旧枕木、麻布袋堵塞起来，挖一道壕沟，在房顶上垒起各种类型掩体，迫击炮、机关枪都对预定假想目标，测定距离，加以标志。

第二十九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是备战避战的方针，即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先敌开火，但是要求寸土不失。在日军方面，为了争取时间，增调兵力作大规模的进攻，对中国政府和第二十九军采取麻痹政策，表现在不撤回在第二十九军的顾问，不拒绝互派代表谈判，使第二十九军领导层始终幻想卢沟桥事件能以地方事件求得解决。

正在这个和战未决，边打边谈的同时，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对记者发表一篇谈话，大意是说已命令守卢沟桥的部队，卢沟桥就是他们的坟墓，寸土不能让给敌人……。廊坊官兵们得知后都很受鼓舞，以全团官兵的名义向师部上书请命，愿到前方杀敌。不久就接到了命令，即是“备战避战”。在七月十五左右，接到准备出发的命令。这时全团官兵异常兴奋，都擦枪磨刀，做好了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听说这次预备用七个团的兵力，来歼灭丰台和卢沟桥的敌人，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命令又撤销了。

因为由天津向北平附近增援的敌人，不能利用铁路（临时协定

规定的),除了用汽车运输外就是徒步行军,中间必须经过杨村。驻杨村东口公路边沿的第二营第五连,不管黑天白日,监视着通过的敌人。这个连因处在敌人来往的要道上,警惕性高,也有相当的战斗准备,士气旺盛,随时都可以投入战斗。上级严格的避战命令束缚着他们,有敌不能打,眼看着敌人的辎重和军队日夜不停地开向卢沟桥战场,打我们的友军。全连官兵都义愤填膺,每天数次请缨就地杀敌,均被严令拒绝。有一天,这个连的连长杜巍然用电话请示我批准开火。他说:“请团长另委个连长来代替我好了!”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敌人几天来络绎不绝地从门口经过,官兵都忍不下去了,非打不可。如果真打起来,我可担不起这责任。如不让我们打,就叫我们改装土匪,离开杨村到别处去袭击敌人,打了就跑。你看行不行?”我当时考虑,在上级的避战命令下如果这样干了,我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于是先和旅参谋长李树人商量,又去请示师部。结果仍是不准。最使人义愤和难堪的,是敌人的一辆辎重汽车陷入泥窝,走不动了,杜连长见既不让打,又怕这种汽车在这里呆长了会出事,即用电话向我报告,请示如何处理。我又和李参谋长商量,又去请示师部。李文田副师长的指示竟然是:责令这个连的官兵,帮助敌人把车拖出来,快走了事。这不是意味着帮助敌人快去打我们的兄弟部队吗?我照抄传达到连里去,准遭到全连官兵的责骂;不传达下去,又得负违抗上级命令的责任。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幸亏敌人这辆汽车已经走了。事后才知道这个陷坑是该连有意设置的,以后怕这连闹出事来,我们负不起责任,就把他们调开了。

(三) 日军向廊坊我军挑衅

日军依靠《辛丑条约》在北宁路享有驻兵权,因廊坊有我驻军,宋哲元也有声明,“不准利用北宁铁路作军运”,所以在廊坊战争未爆发之前,敌人暂没有利用平津段作军事运输。但是廊坊在兵要地理上说,是个必争的地方,敌人为了攻陷北平,非把廊坊这个

钉子拔掉不可。所以在七月十一日就向廊坊我军挑衅。在这天的中午，我接到万庄车站的通知，说：“有日军五六个携带通讯鸽两笼，到廊坊车站去了。”据此我和参谋长李树人研究（这时旅长刘振三正在庐山受训，师长张自忠在天津任市长，所以师旅都是参谋长或副职代理），决定请安次县廊坊公安分局局长出面交涉，同时也传令我们的官兵不准到车站去。待这个敌人下车后，局长趋前问其来意，敌人回答是：“检查通讯的”，并要求让他们到市内去逛逛。局长耐心向他们说明，从车站到市内均被驻军隔绝，不能进去，劝他们早些回去，以免和驻军发生误会。敌人并没有坚决要求，答应等有车来后回北平。敌人与局长谈完话后，立即放走了两只通讯鸽。公安分局派了两位公安人员陪同他们等车。直到来车走了完事。这是第一次挑衅行动。以后这类事情不断发生，特点是人数一次比一次多，态度一次比一次强硬。

我们的对策是随机应变。我们先派机警能干的军官化装成公安人员，暗带短枪，随同公安分局局长与敌人周旋，借此观察敌人的企图，随时报告给旅部和团部。同时也派出武装便衣，采取多种方法，敌人来了，就把他们秘密包围起来，以防万一。有一次，十几名敌人仍以检查通讯为名来到廊坊车站，下车后佯作无事，到处游逛。有一敌人爬到电线杆上，四下张望。他发现房顶上有我们哨兵向他们瞄准作射击状，急忙下来，咆哮如雷地向我公安分局局长表示要找驻军司令抗议，说什么他们正在值勤之迹，中国兵为什么向他们射击。经公安人员作了解释，并劝阻一番，才算完事。旋即回北平去了。很明显，这些敌人多次来到廊坊的目的是侦察情况，找借口，为攻占廊坊作准备。

二十三日晚，接天津车站紧急通知，说“有敌人兵车一列开向北平”。这时敌车离杨村只有一站，当即与杨村、落堡两站站长商量是否有办法阻止敌车前进。他们说没办法阻止。我们的任务是守备廊坊地区，阻止敌人前进。打吧，上级不准；阻止吧，又没有办法。既要避战，又是寸土不能资敌，在这个矛盾的命令下，真是左